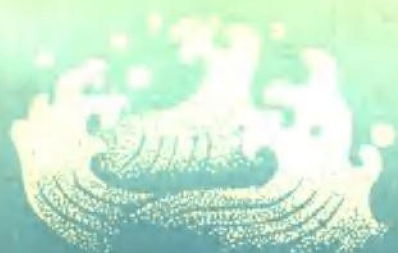


春 泉

冯 传 家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I247.5
266
3

春 泉

BK-29/13



冯 传 家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A599473

封面设计 张一民
插图 周永生

春 泉

冯 传 家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7印张 2插页 358千字

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1,000

书号 10099·1262 定价 1.06元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长篇小说,写的是白杨寨大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斗争故事。

小说描绘了白杨寨大队党支部,以大寨为榜样,带领贫下中农,大干苦干,挖河、开沟、打机井,改造盐碱地。在生产斗争中,坚持党的基本路线,展开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,打击了资本主义势力,挖出了叛徒和暗藏的敌人。

作品着力塑造了转业军人李志远,以及王爱军、李志江等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。故事比较生动,语言朴实,具有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列车飞奔.....	1
第 二 章	老 支 书.....	19
第 三 章	变 色 龙.....	37
第 四 章	惊马飞车.....	56
第 五 章	这是为什么.....	71
第 六 章	追 踪.....	87
第 七 章	仲秋之夜.....	99
第 八 章	煽风点火.....	117
第 九 章	帮 助.....	129
第 十 章	仓库风波.....	143
第 十 一 章	在爱军家里.....	165
第 十 二 章	油坊的秘密.....	187
第 十 三 章	机声隆隆.....	207
第 十 四 章	策 划.....	221
第 十 五 章	青龙背的故事.....	239
第 十 六 章	夺 旗.....	254
第 十 七 章	流血事件.....	268
第 十 八 章	一场官司.....	278
第 十 九 章	田野里的欢笑.....	301
第 二 十 章	愚公上阵.....	323

第二十一章	银泉激浪.....	341
第二十二章	斗争在继续.....	355
第二十三章	王大婶的心愿.....	368
第二十四章	战斗的日夜.....	380
第二十五章	垂死挣扎.....	393
第二十六章	张 网.....	403
第二十七章	探 望.....	414
第二十八章	奔赴马颊河.....	426
第二十九章	沸腾的工地.....	436
第三十章	攻坚战.....	451
第三十一章	捉住狐狸尾巴.....	467
第三十二章	风暴之前.....	484
第三十三章	意外的警报.....	496
第三十四章	搏 斗.....	510
第三十五章	洪 流.....	519

第一章 列车飞奔

汽笛长鸣，车轮飞转，巨龙似的列车，喷着浓烟，穿云破雾，风驰电掣般沿滨绥线向西飞驰。群峰起伏的山峦，松涛呼啸的林海，急速地向后闪去。

李志远坐在车厢里，两只明亮的大眼睛，凝神注视着窗外，激情满怀，思绪万千。他那年青英俊的脸上的表情，随着车窗外的景物不断变化着：时而微笑，时而沉思。他的心呀，就象激浪奔涌的大海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是啊，李志远怎能不激动呢！为了保卫亲爱的祖国，保卫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，这位烈士的后代，响应党的召唤，报名入伍，远离了自己的家乡和母亲，来到了伟大祖国遥远的边疆。六年来，他和战友们手握钢枪，脚踏山岩，披星戴月，顶风冒雪，日日夜夜守卫着伟大祖国的边疆。作为一个战士，李志远对祖国的山山水水，一草一木，都有着无限深情。此刻，他就要跟边疆熟悉的一切告别了，他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。为了多看一眼自己保卫过的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他依恋地眺望着远山近水，眼里含着惜别的泪花。为他送行的首长和战友们的身影，早已看不见了，但那一张张亲切的面孔，仍然在他眼前晃动，耳朵里也仿佛回响着握别时那声声难忘的嘱托。此时此刻，使他越发感到部队这个革命大家庭的温暖、可爱，让人难舍难离。

六年来，在人民解放军这革命的熔炉里，由于党的亲切

教导、首长们的热情关怀、战友们的无私帮助，使他在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，感到自己好象上了六年大学。但是，使他感到内疚的是，自己为党做的工作还太少，为革命做的贡献太小，尽管立过几次功，年年被评为优秀战士，负过伤，流过血，为抢救战友险些牺牲了自己，但是那都是自己应该做的。尤其使他难过的是，党组织刚刚把自己提成干部，还没作多少工作，就负伤入院了。由于伤重骨折，虽经治愈，但不适于继续留在部队工作了。组织出于照顾，准备介绍他转业到城里安排工作。可是志远觉得自己是个年轻的党员干部，难道为一点儿伤残，就让组织照顾自己吗？不，一个共产党员，应该是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，象雷锋同志那样，永远做革命的螺丝钉，永远战斗在最艰苦的地方，让自己的生命，永远为革命发热发光。

什么地方最艰苦，最需要自己去呢？李志远想了很久，最后毅然决然地写了申请书，要求回到山东去，回到自己的家乡白杨寨，跟乡亲们一道抓锄把子、种庄稼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大力、流大汗。他一连写了三次申请，最后首长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。

本来他刚刚出了医院，身子还有些虚弱，首长和同志劝他在部队多住几天，恢复恢复体力，再动身启程。可是李志远哪能等得了？昨天下午，听说自己要求回乡务农的决心书终于被批准了，他高兴得晚饭没吃好，连夜打好行李，天不亮就背起行装，告别了六年来朝夕相处的首长和战友，踏上了新的征程。

列车象一条巨龙，钻山洞，越峡谷，奔腾呼啸，来到松花江畔的哈尔滨，又掉头转了个九十度的弯，跨上了南行的京哈

铁路。碧波滚滚的松花江，金浪千里的松辽大平原，一座座美丽的城市，一片片林立的烟囱……祖国的一切啊，无一不在激荡着这位年轻人的心！

祖国啊，亲爱的母亲！六年来，你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！就象这开足了马力的列车，你的战士时时刻刻都能听到你飞驰前进的巨大音响。

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，自己的家乡怎么样啦？六年啦，家乡白杨寨随着祖国前进的脚步，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？土改那年在青龙背上栽的三棵“翻身柳”，长得多粗啦？应该成材了吧？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栽的苹果树，如今也该是果实满枝了吧？还有那号称“聚宝盆”、“粮食囤”的青龙背上的土地，现在也一定是粮棉高产，对国家贡献更大了。可是青龙背上实现了水利化没有呢？听说鲁西北地区连续两年大旱，白杨寨有几眼机井、几台机器啦？能够抗拒这巨大的自然灾害的威胁吗？……李志远越想心里越纳闷儿，使自己挂怀的问题越多，一个一个的问号，在脑子里排起队来，成了长长的一串……恨不得一步奔到家乡看个明白！此刻，他的心啊，又被家乡牵动了。他是多么想念自己的家乡白杨寨，多么想念故乡的每一个亲人啊！母亲那慈祥的笑脸，乡亲们那亲切的面容，敬爱的老支书——王东山大叔的形象，立时浮现在眼前，他的心飞回了白杨寨，仿佛看见亲人们都站在村东头的白杨树下，欢迎他的归来……

第二天夜里，火车进了山海关。

夜深了，旅客们有的打盹，有的熟睡，车厢内异常寂静。但志远打开随身携带的《雷锋日记》埋头读了起来。

志远读完半本书，伏在桌上睡了一会儿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列车已经停在天津西站上。这里，上下车的旅客很多，志远帮助两位旅客提着行李、包裹，把他们送下车。这时他才发现外面风雨交加，站台上挤满了上车的旅客。志远在风雨里，跟乘务员一起，扶上送下，扶老携幼，忙碌起来。

“同志，车要开啦，你快上车吧！”乘务员望着这位衣服湿透的退伍军人，感激地说。

志远正要上车，忽然发现检票口又急急忙忙跑来两位旅客：前面是个妇女，身上背着包袱，怀里抱着孩子，手里还领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；后边是个老工人，一手提着帆布包，一手提着个大行李，背上还背着个沉重的木箱。两人尽管都很着忙，但因有孩子，行李拖累，又加路滑难走，所以谁也走不快。小姑娘猛地滑倒了，李志远几步跑上去，将小姑娘抱起来，飞步送上车，又返回站台，同乘务员一起帮助大嫂和工人师傅上了车，尚未站稳，列车就开动了。忽听老工人又发急地喊起来：“同志，同志，糟啦！我的背包忘在站台上了！”

乘务员朝下一看，忘在站台上那帆布背兜，已被前进的列车甩在后面几米远了，她正要下车去取，志远早已纵身跳下了列车。

“快快！”乘务员站在开动的列车上，不安地望着志远，急促地喊道。

这时，列车已经加快了速度，越开越快，站台上的电灯，一盏接一盏地向后闪去。李志远的影子被淹没在雨幕之中……

见志远没上来，乘务员发急了。老工人更急：“咳呀呀！”

那军人同志为我帮忙，没上来车，这该咋办？唉！都怪我太粗心，不该把背包忘在站台上呀！”

那位带孩子的大嫂，心里更是不安，难过地对老工人说：“这都怪我，你老人家要不在路上帮我提行李、抱孩子，哪能误了检票？为了我让那位同志受累……”

跟李志远同座的一个戴眼镜的旅客，听说志远为帮别人取东西没上来火车，心里也很着急，忙走到车门口，把乘务员和老工人找来，指着志远的行李和挎包说：“这就是那位军人同志的东西。”

乘务员问：“那军人叫什么名字？在哪下车？你知道吗？”

戴眼镜的旅客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：“我只知道他回山东，是个复员军人，可就是没有问他家在哪里，叫什么名字，在什么站头下车。同这同志一块坐车，真是处处受到教育，一路上他扶老携幼，送水、扫地，我刚上车时，还以为他是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哩！他简直就是一个活着的雷锋啊！”

听他这一说，那位老工人心里越发感动了，只见他眉宇间堆起了疙瘩，过了一阵，忽然想起了主意：他决定把自己的箱子和那军人的行李一道交给乘务员，带到德州，他到前站下车，想法去找那位同志。正在这时，猛听有人喊起来：“好啦好啦！那同志上来啦！”

所有的眼睛同时朝后边车门望去，只见李志远一手提帆布包，一手拿着自己的军帽，喘吁吁地从后边车厢走过来。

人们又惊又喜，呼啦一下把他围了起来。

老工人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急忙迎上前去，感激地握住志远的手：“同志，我真以为把你甩到站上啦！快，快坐下歇歇……”

志远告诉大家：他拣起挎包，飞步追车，因为雨急路滑，跌了一跤，一节节车厢从他身边闪过，当最后一节车厢来到身边时，他来了个“赤手擒马”，先用手抓住车门的栏杆，接着纵身一跳……

一个扣人心弦的惊险场面，李志远就这样简简单单、三言两语讲述完了。人们都瞪大了眼睛，带着惊奇、敬佩的神色望着他，听他讲述，可他呢，好象自己只不过做了一件应该做的平常事，没什么出奇，也没什么可讲的。

老工人喜爱地拍着志远的肩膀说：“同志，在部队大概是个骑兵吧？”

“是陆军。师傅，你上哪去呀？”志远一边用毛巾擦脸，一边笑着问。

“到德州下车。”老工人摸出旱烟袋，一边划火点烟，一边回答。

“您在德州工作吗？”

“不，到德州落落脚，送下图纸，马上回治河工地去。”老人说着，打开刚才志远给他捡回来的帆布包，从包里取出一张图来，激动地说：“同志，这张图，要不是你跑下车去帮我捡回来，那可就麻烦大啦！丢了这个就误大事啦！千军万马都等着哪！”

“是什么图这样重要呀？”

“根治海河水利规划图。”工人师傅查看着视如珍宝的图纸说。

志远闻听图纸如此重要，忙从老工人手中接过来，展开仔细地看了起来。原来这是一张水利规划配套工程图。图上用不同的符号和颜色，画着沟、渠、路、林、桥、闸、堤坝、

扬水站和一方方农田，都标的一清二楚。主体工程中还有一条西南、东北流向的大河，渠道和一切水利设施都同这条大河连在一起，沟沟相连，河渠纵横，能灌能排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利体系。图纸上方印着七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：“一定要根治海河”，还有一行醒目的黑体字：“马颊河水利工程规划图。”

马颊河！多么熟悉亲切的名字呀！

这马颊河是鲁西北地区的一条大河，属于海河水系。源头在冀、鲁、豫三省交界处，它象条长龙弯弯曲曲，横卧在鲁西北大平原上。李志远的家乡白杨寨就在这马颊河岸边。图上虽然没写着白杨寨，但李志远一眼就能找到家乡的准确位置。

此时，志远望着地图上的马颊河，心潮翻腾，往事又在痛苦的记忆中浮现出来。

在黑暗的旧中国，家乡鲁西北，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。土地瘠薄，气候干燥多风，旱涝不均，非旱即淹，经常闹灾。听老支书王东山说，“七七事变”那一年，马颊河发了一场大水，无数村庄被洪水吞没，洪水过后，尸骨遍野，劳动人民死的死、逃的逃，背井离乡，妻离子散。一九四三年大旱，加上“中央军”、汉奸队横征暴斂，日本鬼子烧杀抢掠，人民又遭受了一次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。人们剥光树皮，拔净野草，实在找不到别的东西充饥了，一阵眼黑倒下去，再也爬不起来，含恨死去。李志远的奶奶，两个哥哥，一个妹妹，就是那年病死、饿死的。仅白杨寨一个村就饿死了一百零八口，除了地主李仁义家，没有一户不死人、不逃荒要饭、不卖儿鬻女的。自然灾害的威胁，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、蒋

军、汉奸、鬼子……天灾人祸，苦难深重，就是碰上好年景，庄稼人辛劳一年，除了交租、纳税、还债，所剩无几，依然是衣不避寒，食不果腹，年年月月，祖祖辈辈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……

马颊河呀马颊河，你千万年的历史，是用劳动人民的血和泪写成的呀！

解放以后，劳动人民成了马颊河的真正主人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千年为害的马颊河，堤岸被加固，河道被疏通，变成了一条能排涝、能灌溉的利河，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。志远清楚记得，一九五八年秋，正当高粱晒红米，豆子拉齐角，谷子秀出穗，棉花喜摘新棉的时候，老天忽然下了一场大暴雨，白杨寨周围十几个村，大片大片丰收在望的庄稼被浸在水里。管理区总支书记王东山，握着铁锹，打着赤脚，带领群众水里泥里，两天两夜没合眼，及时排出了万亩土地的积水，保住了庄稼，夺得了丰收。人民公社刚刚诞生，就显示了她巨大的优越性。

去年夏天，志远突然接到王东山大叔的来信，老支书在信中兴高彩烈地告诉志远：在县委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上，白杨寨大队制定了农业学大寨的五年计划。要在五年内把两千亩土地建成旱涝保收田，粮棉一年上“纲要”，三年过“黄河”，五年跨“长江”。从一九六四年起，全大队对国家贡献每年粮食增长十万斤，棉花增长一万斤。老支书说，这个规划受到了县委周书记重视。看完这封信，志远激动得半夜没睡着，立即给老支书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，对这个农业学大寨规划表示支持和赞扬。但当时心里也有个顾虑：原来白杨寨水利条件差，要在五年内把两千亩土地建成旱涝保

收田，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呀！暗暗为老支书捏着一把汗。

此刻，志远看完这马颊河水利规划图，心里该有多么高兴啊！看，就在离白杨寨不到十里的地方，河上有一个拦水大闸，这大闸一建成，实现老支书的规划就有保证啦！

志远兴奋地问道：“老师傅，你在这马颊河工地上工作吗？”

老工人点了点头，用冒着烟的黄铜烟锅，指着图上那表示拦水闸的符号：“就在这儿！”

志远更加高兴起来：“师傅，你是个建闸工人？”

老工人吸了口烟，摇了摇头说：“不，我是机械施工队的，管修挖泥船。”

志远扬起眉毛，兴高彩烈地又问：“治理马颊河已经开工啦？是机械化作业吗？”

老工人眉开眼笑地说：“几十万民工兴师上阵啦，如今这马颊河上呀，比当年解放平津还热闹哩！水电部派来了大型挖泥船、推土机……国家的机械化施工队，公社的拖拉机，唵唵唵，嘎嘎嘎，开河道，轧大堤，这是亘古以来没有过的事。几座大型拦水闸，也一块儿开工兴建啦，大吊车，起重机，成千上万吨的钢筋水泥，几十万立方石头、砂子，汽车、马车、地排车一个劲地往工地上运……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咱们一定要根治海河，现在是水碱土综合治理，沟渠路林全面规划，主体工程国家搞，配套工程、平整土地靠集体。”

这位老工人非常健谈，一见志远听得那么认真，那么感兴趣，他忘记了自己是在火车上，打开话匣子，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，他告诉志远：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，把鲁北旱涝

碱“三害”彻底根除，党和国家年年都组织百万水利大军，在春冬两季，大搞水利建设，除治理徒骇、马颊、卫运三条大河外，还开挖了一条德惠新河。在十年之内还要开挖和治理五十多条支流、数以万计的中小型排灌沟渠，兴建三十多座拦河闸，大型桥涵二千多，还要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，发动公社、生产队，自力更生，打几万眼机井，搞几万个扬水站，按照毛主席遇旱有水，遇涝能排的指示，经过十年努力，要把鲁西北平原建成一个河渠纵横、大小相连，各河互济，能排能灌，排、灌、蓄、调结合的水利系统，实现旱、涝、碱综合治理，改变旱涝频仍，十年九灾的面貌，建成大面积的旱涝保收田……

他吸了口烟，望望志远：“要在马颊、徒骇、德惠这些大河上，建成十里一闸，五里一桥，到那时，咱们鲁北三区可就变成田成方，河成网，渠边路旁树成行。那无雨白茫茫，有雨水汪汪的盐碱地，都变成稳产高产田了，多灾的北三区——嘿，就变成山东的粮仓啦！”

听老工人讲得绘声绘色，志远心里更加感动，忍不住地又说：“搞这么大的工程，不光要人力，要机械，还得需要大批的物资，国家每年一定要投一笔很大资金吧？”

“那当然啦！为了治理鲁北这几条大河，政府年年都拨好大一笔水利款，地方上自己也筹经费，国家和集体结合起来，力量大无边呀！象这样的大工程，只有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，才能办得到啊！光我买的这箱仪器，就花了好几千块！”说着，兴奋地打开那只木箱，拿出几样仪器让志远看。

这些仪器，有的包着海绵，有的涂着油漆，有的铮明瓦

亮，闪闪发光。志远多是头次见，心里又激动、又新鲜，虽然叫不出名字，也不知道它的性能和用途，但他一样一样都仔细看了一遍，向老工人作了耐心地请教，他觉得老工人给他看的、讲的，不仅仅是价值数千元的一箱子仪表，而通过这贵重仪表使他看到了毛主席、党和政府对鲁北三千万人民无限关怀，看到了鲁北人民在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下，改天换地革命精神和移山填海的伟大力量，看到了那千军万马战天斗地的劳动场面，看到了根治海河、学大寨给鲁北带来的光辉灿烂的远景。

李志远全神贯注，眉飞色舞，一边听一边思考，这时忽然提出一个问题：“老师傅，我们鲁西北地区，旱的时间长、涝的时间短，比如碰见民国三十二年那样的大旱，井里干，河底裂，黄河水也引不来，那该怎么办呢？”

老工人赞许地一笑：“小伙子，你提的这问题很有意思，鲁北水利局的同志早有了解决办法。”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李志远，志远接过看了一会，脸上不由露出了惊喜的神色，大声说：“老师傅，这不是机井图吗？”

“是呀，我们鲁北三区要实现水利化，光靠河灌还不行，必须大力挖掘地下水源，井水河水双利用，实现两条腿走路。打十万眼机井，利用地下水补河灌不足……”

德州车站到了，因为那工人师傅要在德州下车办事，志远只好恋恋不舍地跟他握手告别，提起木箱，把他送下车去。

火车开出德州车站，天已亮了。

李志远兴奋地望着窗外，平原那金色的秋天，家乡黎明时刻那壮丽的景象，紧紧吸引着远方归来的战士。你看天边